人物
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
热线：028-86110843
邮箱：jydb4@sina.com
教育导报 副刊



罗玉莲：师爱润无声 山花开烂漫

本报记者 葛仁鑫

晨雾漫过林梢，清风浸着微凉，在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真武小学的校园里，罗玉莲早早做好了准备，等候着孩子们的到来。不远处，学生背着书包的身影隐约出现在薄雾中，为这幅风景增加了一分灵动。

这里是遂宁市安居区的最西端，所处的拦江镇被戏称为遂宁的“西伯利亚”，而出了场镇，还要再走5公里的崎岖山路，才能来到真武小学。从2001年来到此地，25年“经冬复历春”，罗玉莲在真武小学深深扎根，以校为家、矢志奉献，将慈母般的关爱倾注在每个学生身上，潜心钻研、精心施教，不断探索适合乡村孩子的教学模式，被学生称为“我的山花母亲”。


罗玉莲指导学生写作。（陈善勇 摄）

以校为家 春风化雨

双向关爱师生情深

2001年，从原四川省遂宁师范学校毕业之际，校门上“从农村来，到农村去”的标语让罗玉莲思考了很久。她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，知道农村孩子读书的不易，所以在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，她毅然选择回到农村。

那年9月，罗玉莲来到了真武小学。其时，学校不仅地处偏远，而且条件简陋、设施陈旧，许多老师来了又走。看着学生渴求知识的目光，罗玉莲的心被深深触动，“我本来就是农村人，这些苦都不算苦，那时，我就坚定了扎根下来的决心。”她相信，小舞台也能承载大梦想，农村学校也能成就一番事业。

3年后，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，罗玉莲做了一个更重要的人生决定——将家安在了学校。她与同为教师的爱人一起，把校园当成了家园。“安家在校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通勤消耗，把更多时间留给学生、留给教学。”罗玉莲回忆说，当时夫妻俩都矢志扎根乡村教育，居住在校内，也更能够克服地域带来的生活难题。

学校离集市远，买菜不便，夫妻俩就在学校旁的荒地上开辟菜园，种上时令蔬菜，体味耕耘与收获的喜悦；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，罗玉莲就坚持在工作之余读书自学，不断提升专业素养；闲暇时，她和家长一起跳广场舞，四处“淘”来各色花种、花苗，用鲜花点缀单调的生活，也给学生带来美的熏陶……

“托根方得所，未肯即随风。”后来，真武小学的硬件条件不断提升，罗玉莲的爱人调到另一所乡村学校任职，她仍坚守在真武小学，并且身兼数职，既是六年级的班主任，也承担着语文、英语的教学任务，同时还兼任语文教研组长与图书室管理员。

在真武小学，很多学生是留守儿童，守在学校的罗玉莲，不仅是“罗老师”，也成了这些孩子的“罗妈妈”。

四级智残儿童小勇（化名）刚入学时，口齿不清，生活自理能力极差，身上的衣物总是脏兮兮的，甚至常常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。面对这样一个孩子，罗玉莲没有丝毫嫌弃与退缩。她一次次亲手为小勇擦洗弄脏的身体，从家里拿来自己孩子的衣服给小勇穿，帮他一步步学会自理。学习上，从最基础的“a、o、e”“1、2、3”开始，罗玉莲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，用最朴素的方法和最恒久的耐心，引导小勇叩开知识的大门。在她持之以恒的关爱下，小勇性格变得开朗，眼中渐渐迸发出光彩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留守儿童小晴（化名）因意外烫伤，脸颊留有疤痕，内心敏感自卑，课上沉默寡言，课间独来独往。罗玉莲主动和她谈心，为她疏解心结，并在课堂上为她搭建展示平台，持续鼓励引导。

日复一日的陪伴开导，慢慢打开了小晴封闭的心灵。在一次班级主题演讲比赛上，小晴勇敢站上讲台，诉说内心的转变：“曾觉得自己是一朵不起眼的、残缺的山花，不敢向阳绽放，是罗老师像妈妈一样，包容了我的不完美，点亮了我的人生路，温暖了我的童年时光。”

“这件事也让我更加懂得，乡村孩子更需要教育工作者俯身浇灌、用心守望。”罗玉莲谈到，爱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力量。她对学生的无私付出，也赢得了孩子们最真挚的回报。

2011年，罗玉莲生了一场大病，因失血过多，晕倒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住院期间，班里的孩子们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询问她的病情，稚嫩的声音里充满了担忧与期盼。

康复出院后，罗玉莲回到学校，孩子们悄悄把苹果、香蕉、糖果、煮鸡蛋等他们眼里的“营养品”，一股脑儿地塞进她的讲桌抽屉，还会在上学路上采来各色野花，悄悄插进她办公桌上的花瓶，为她带来许多惊喜与感动。“这些温馨的瞬间，是我教育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。”罗玉莲感慨地说。

潜心钻研 与时俱进

乡野山花自信绽放

对学生的温情守护是教育的底色，而站稳讲台、深耕教学，则是教师的立身之本。

在师范学校时，罗玉莲潜心学习，为语文教学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，但站上讲台后，她面临着现实困难。“最大的难题就是乡村孩子阅读积累少，语文基础参差不齐，课堂很难调动孩子的表达欲望。”罗玉莲一直相信，课堂应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乐园，而非枯燥知识的单向灌输通道，如何才能让这些农村孩子进入课文的不同情境，领会语文之美呢？

很快，她找到了方法：将孩子们熟悉的山村生活元素巧妙地融入教学内容，拉近知识与学生生活的距离。罗玉莲就地取材，把山间晨雾、田园风物融入课堂，创造“寻美、悟美、塑美”的育人路径，反复磨课、听课，慢慢摸索出适合乡村孩子的语文教学模式。

“山里孩子也许没有什么广阔的见闻，但是脚下的乡土就是最好的写作素材。”罗玉莲谈到，借助阅读课、课后延时服务，她带领孩子仔细观察田园生活，积累生活素材，感知日常美好，反复练笔、修改，引导孩子写真人、叙真事、抒真情，鼓励学生表达内心想法，逐步建立起自信。

近年来，罗玉莲指导的学生在各类征文比赛中获奖颇丰。在今年的第十一届“文轩杯文学之星”四川省中小学生征文活动中，就有10名她的学生脱颖而出，斩获多类奖项。

如今，作为真武小学的语文教研组长，罗玉莲又毫无保留地将这些经验分享给新进教师，一起磨课研课，带领大家做课题研究，推动学校整体语文教学水平持续提升。

对于乡村孩子来说，英语学习也是一个难题。没有英语启蒙基础、缺少语言环境、缺少专业的英语教师……如何弥补这项短板？罗玉莲顶着压力接过了英语教学。

“不能耽误了孩子们。”罗玉莲回忆说，怀着这样的初心，她挤时间自学，反复听音频练发音，钻研教材教法，课堂多用游戏、跟读互动的方式，引导孩子们爱上英语。慢慢地，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，真武小学学生的英语水平取得长足进步，整体成绩与城区学校不相上下。

尽管身处农村，但罗玉莲的视野却十分开阔，“城乡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差距，乡村孩子不能和时代脱节。”她知道，要让孩子跟上时代步伐，首先老师自己不能落伍。

近年来，罗玉莲率先开始了AI赋能乡村语文教育的探索，主动学习AI工具，用来辅助备课、拓展课堂素材、设计分层作业、助力习作教学；同时，她还带领学校青年教师开展课题研究，提升教师数字素养，把新技术融入乡村课堂，写出多篇教学论文，为AI技术在农村教学中的应用提供参考。

去年，她以课文《纸的发明》为核心，创设了微课“‘纸’向未来——从书写文明到智创时代的破界之旅”，其中深度运用数字技术，结合历史、科创等要素，引导学生感悟造纸术带来的文化自信。在2025年四川省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中，这门课获得了省级二等奖，很多人都想不到，讲课的老师竟来自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。

“往后，我会继续扎根乡村讲台，当好乡野山花的守望者。”罗玉莲说，下一步，她将继续深耕乡土语文课堂，推进数字化教学，同时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，“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，让每一个乡村孩子沐浴爱的阳光，自信向上，尽情绽放。”


罗玉莲为学生答疑解惑。（罗自生 摄）


罗玉莲指导学校青年教师。（罗自生 摄）

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共筑尊师重教风尚

【园丁随笔】

乡间行走的“树”

■ 自贡市荣县来牟镇学校 胡为民

有一群人，奔走在青山绿水间，不辞辛劳地播种知识；有一群人，活跃在庄稼地旁，满怀激情地培育桃李；有一群人奉献于乡村的三尺讲台，几十年如一日，细致入微地呵护心灵……这群人有一个朴素的名字——乡村教师，他们仿佛一棵棵行走在乡村的“树”。

我父亲是乡间“行走的树”。记得父亲任教的村小坐落在一座名叫“金山”的半山腰上，几间土墙教室呈“一”字形，教室外是泥土操场，操场边上长满一茬茬的金银花和菊花，以及无数的野草。那所村小有6个班、4名教师。

父亲任教的那个班的教室讲台右侧有一扇小门，进门是一间几平米的小屋，那就是父亲的寝室。学校距离我家只有几公里，母亲体弱多病，我又年幼，父亲本来可以每天“走教”，但他却坚守在学校，周末才回家。村小没有食堂，父亲便在寝室门的旁边垒起一个泥巴炉，一日三餐就靠这小炉子上解决，虽然修了直通天空的烟囱，但是泥巴炉邻近的墙壁仍被熏得乌黑。

父亲教学十分认真，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。很多时候，放学后，他还会特意留下跟不上进度的学生开展专门辅导。家长都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父亲所教的班级，学生对他则是既敬又怕。直到退休，父亲才离开那所有着风吹虫吟的村小。

10年前，我结识了一位企业家，谈话间，我告诉他自己的老家所在，他一下说出了父亲的名字，说自己是父亲的学生，并对父亲的学识与人品大加赞赏……我没有告诉那位企业家，他说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，不过，从他的赞美里，我恍然大悟，父亲活成了乡间一棵常青“树”，成为学生心中永远的“风景”。

教我们初中语文的胡老师也是乡间行走的“树”。我读初三时，胡老师才调到学校教语文。他讲课幽默风趣，教学认真负责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奔走于学校和家之间。虽然只教了我们一年，但胡老师对我们帮助很大。那年，我们班的中考成绩非常亮眼。胡老师坚守乡村教育30余年，后来因脑出血不幸离开人世。这棵乡村行走的“树”，朴实无华，深深地走进了学生的心里，让我们永远怀念。

我读高中时的那一群年轻的老师也是乡间行走的“树”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读的那所职业高中，原来是乡办学校，我进校那年恰好收归县教育局管理，学校借此调来一批年轻的老师。学校处在半山腰上，条件相当艰苦，常常断电缺水，但是，这群年轻的老师却意气风发、潜心教学。我还记得教语文的马老师讲课幽默风趣、吴老师吟咏时抑扬顿挫，教生物的杨老师说话慢条斯理，教化学的易老师上课口若悬河，教统计学的黎老师日常精打细算……后来职业学校撤并，那些年轻的老师就如学校后山郁郁葱葱的树木，移植到不同的地方，许多老师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头羊，也是我们同学聚会总要谈起的美好回忆。

后来，我亦成为乡间一棵行走的“树”。30多年来，我如父亲、老师们一样扎根于村沃土中，从一个乡村学校走到另一个乡村学校，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，一路走来，从容坦然。

几年前的秋天，我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支教。支教的学校四周群山起伏、灌木丛生。这所偏远的“村小”有两千多名学生，学校的老师爱岗敬业、辛勤耕耘，就如周边山上的灌木，虽然不是很高，但精神抖擞。置身于这片青葱繁茂的树林，我倍感乡村教师的价值与荣光。

“树绕村庄，水满陂塘，倚东风、豪兴徜徉。小园几许，收尽春光。有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菜花黄。”我也是乡间一棵行走的“树”，深深地扎根在乡村厚重的土壤里，春去秋来，栉风沐雨，我要如父亲、师长一样，护佑更多幼苗生长，也把自身“活”成青山绿水间枝繁叶茂的风景。

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：610225 报址：成都市双流区黄荆路13号 邮发代号：61-30 广告联系电话：028-86140497 定价2.00元 本报法律顾问：万刚律师 电话：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：川广登字[2020]0011号 印刷：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（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东一路551号）